

燈影之城



市井萬象

中秋臨近，「恆香·中環街市燈影之城 The City of Moon」為一眾大小朋友準備了一系列工作坊，包括手繪燈籠工作、輕黏土DIY和中秋粉彩工作。

圖為一眾小朋友在紙作燈籠上畫上喜歡的圖畫。

圖、文：遂初



種花容易養花難

花，是美的象徵。它點綴了大自然，也美化了人的心靈。

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，不少都用花來形容。長得漂亮，說她美得像一朵花；環境優美，離不開花香鳥語；青春光彩，是花樣年華；向着幸福未來，是走在鋪滿鮮花的大路上……花啊，集萬千寵愛於一身，誰不愛花！

小時候，住在一位親戚家裏。五樓陽台很大，又是周圍樓層最高的，陽光充沛，一排排木架上，種了幾十盆花。我經常幫着提水澆花。記不清花的名字了，印象中一年四季都有花開。紅紅綠綠，煞是好看。也許默默中，心中就埋下「花」的種子。

那年移居加拿大，正是夏天，我對周圍環境的第一印象是，家家房前都有花。有的栽在地上，有的種在盆中，更有的吊掛在屋檐下，五顏六色，賞心悅目。也許是冬天冰雪覆蓋，屆時一片素白，人們用花裝扮這個黃金季節，先盡情享受花的芬芳帶來的歡樂。

我們曾與之相處了二十多年的鄰居威廉夫婦，是種花好手。他屋前屋後的花園，各色花兒琳琅滿目，雖然兩幢房子隔着鐵網圍欄，我們也像置身花的世界。我很羨慕。也許是剛搬遷到較大的住屋，後園有大片草地，又碰上好鄰居，心情亮麗，勁頭也足，我們沿着圍欄這邊，也學他們種上花木。威廉夫婦很熱情，特意過來幫手。還再三囑咐，不必買太多花苗，他花園中一些茁壯長出來的小苗，可隨時移植到這裏。

我們忙着栽樹種花，又在後面陸續開闢了幾個小花園，約一個月時間，終於搞出個模樣。不過，經過一季又一季實踐，也開

始體會到可愛的花朵，得之不易。

因為嚴冬一到，厚厚的積雪把後園罩住，花地變得白茫茫一片，失去昔日燦爛的光彩。等到春天來臨，大地萬物復甦，草地呈現嫩綠，可花圃卻只有零星小苗從土中冒出，一些枯枝上有點滴翠綠。我有點失望。威廉先生笑着說，不少花是一年生的，生命短暫，要每年重新下種子或買小苗來種；有的是多年生的，但不耐寒，像大蘿花，要在秋天把根瘤挖出來放進室內，待明春再埋下。至於玫瑰、芍藥、綉球花等等，自然春暖花開。

在眾多花木中，我很喜歡一種叫草夾竹萐的。它生命力強，年年生長，花色多樣，艷紅的、粉紅的、潔白的，且花球又特別大。每個花球由幾十朵五瓣小花組成，而每株能長出十幾個花球。幾株草夾竹萐挨在一起，開起花來，真像一片彩色的雲霞。

有一年，眼見草夾竹萐的花枯萎了，我用剪刀把一簇簇失色的花球剪掉。威廉太太見狀急忙制止。她告訴我，這花一年開兩次，就在花球原來枯萎的地方再萌發，你一剪掉就沒有了。幸而我還剪剩一株。她小心翼翼地把枯黃的小花瓣一片片摘掉。果然露出一點點芝麻大的小花蕾。不出兩個星期，草夾竹萐上面又披上撩人的雲彩。

原來除了澆水、施肥、修枝剪葉，還有這麼多學問。真是種花容易，養花難。

夏日的傍晚，為花園澆水後，我喜歡坐在後園，靜看落日餘暉照耀下，那些親手栽種出來的五顏六色花朵。微風輕拂，撩人遐思。我想，世上那些美好的事物，不也是像養花一樣，要付出辛勤的汗水，才能獲得。



客居人語

姚 船



人與事

焦惠標

八月十五日，是日本投降日。雖事隔七十七年，中國人還是不會忘記這個日子。前數天，看到有關文章談論大公報當年的標題，以及名記者朱啟平和他的名作《落日》，不禁浮想聯翩，思潮起伏。

日本侵華後，大公報一直堅持抗戰，不惜顛沛流離，六易其址，決不在日軍鐵蹄下辦報，終於迎來了日本投降，欣喜之情，可以想見。老同事對我們說，由於大公報的標題每有神來之筆，聲名遠播。這則日本投降大新聞，大公報標題如何落墨，其他行家很想提前知道，參考也好，取經也好，希望從中得到啟發。

當時是鉛字印刷，鉛字是一粒一粒鑄造，不是現在電腦操作那樣方便。大公報的主題決定「日本投降矣！」五個字後，但要超大處理，而自己報館的鑄字房鑄造不了，要拿到外面的鑄字工場鑄造。得悉這個消息後，其他報紙馬上去打聽大公報的標題內容。當他們得知是五個大字「日本投降矣！」「日本投降」好理解，多了一個「矣」字和「！」感嘆號，就不好說了。有行家甚至懷疑大公報是不是多鑄了字。翌日，當大家看到大公報的標題時才恍然大悟。

「日本投降矣！」，老同事說，這標題的精髓正是「矣」字和「！」感嘆號，它給讀者留下很多想像的空間。

七十七年前，日本投降是歷史性大新聞，而二十五年前，香港回歸祖國也具有劃時代意義。如何處理好回歸新聞，確需要下一番心思。當時的總編輯曾德成鼓勵大家出主意，集思廣益，把這個頭條標題標好。很慶幸，我提出的標題「回歸了 開新篇」被選中。「回歸」這兩個字是少不了，關鍵是「了」字，它飽含我們多年對回歸祖國的熱切期盼，今天終於實現了。

標題有了，版面如何編排？大家估

難 度

了，它注定會是一篇平庸之作。我體會，這個「難度」，指的就是與別人不同、與以前的自己不同，要有以前沒有涉足過的新鮮東西，最好是別人也沒涉足過的，無論吃自己嚼過的饅還是別人嚼過的饅，雖然也能飽腹，但都不會有味道。

在前一篇作品中出現過並克服的「難度」，會成為下一部作品的經驗，同時也容易成為一個「陷阱」，使自己掉以輕心，不自覺步入老轍印。要想使下一部作品更好，必須創造新的「難度」。

優秀的作家，要寫出優秀作品，大抵都是這樣「為難自己」。

京劇的唱腔無外乎西皮、二黃等幾種，板式也都是固定的原板、慢板、散板、流水等，這些唱腔、板式都有固定模式，大同小異，掌握之後，會覺得挺簡單。但是，為什麼每一段唱腔各不相同，都有不同的韻味呢？比如，同樣都是一段「原板」，人們喜歡這段，也喜歡那段，卻不覺得枯燥？那是因為，貌似相似的唱腔，都各有自己的「難度」，比如設計一個委婉的拖腔、一個難唱的高音，有一句考驗氣息唱段的長腔等等，

使演員演唱有挑戰的樂趣、觀眾聽着也會有新鮮感。

以前看體育比賽，比如我喜歡看的跳水，常聽到解說員說一個詞——「難度系數」。評委也是根據「難度系數」為運動員打分。若沒有難度，那些流利的跳躍、翻轉、落水等動作，雖然看上去很漂亮，但少了「難度」，技術含量就打了折扣，往往就成了一個平庸動作。

我們平時做事，大多有一種慣性思維，希望一帆風順、行雲流水，豈不知，輕車熟路的事做多了，連自己都會覺得寡然無味。那些在流水線上工作的人，和搞創造性工作的人，工作的樂趣是不一樣的，他們所創造的價值當然也是不一樣的。

名記者朱啟平二三事



▲著名記者朱啟平。

計得到，回歸典禮的照片是必然重點。如果按傳統一個版的編排，這張照片最大也只不過是佔半個版位置，缺乏氣勢，就非得打破框框不可。我提出，不如把一版的格局打破，來個跨版，兩個版合成一個版編排，上面是標題「回歸了 開新篇」六個大字，中間就只放一張回歸典禮大照片，佔去差不多整個版的篇幅，把典禮場面的氣勢突顯出來。下面不放什麼新聞，只放今天版面導引。這個方案獲得曾老總贊同，就是現在大家見到的回歸版面。整個版面設計是破格之作，不敢說很好，但可以肯定的說，回歸典禮照片最大的是大公報。

今年在大公報創刊一百二十周年圖片展上，展出日本投降和香港回歸版面，我站在兩個版面面前，思索良久，不期然想起老同事的一句話：「重視標題和版面編排一直以來是大公報的優良傳統。」

談日本投降的報道，必然離不開大公報名記者朱啟平。他作為大公報特派記者在美國「密蘇里號」戰艦上現場採訪日本簽字投降，寫下《落日》一文，傳誦一時，有說這篇文章被列入大學新聞系的課本。我初入報館時，就聽老同事介紹他，只知道他於解放後不久就離開報館，返回內地，參加建設，一去多年，沒有音訊。

直至一九七八年某一天下午，領導

帶着一位長者來到編輯部，向我們介紹，他就是朱啟平，那時我才第一次見到這位神交已久的大公報名記者。他當時擔任的職位是副編輯主任。由於離開香港多年，可能對情況不大熟識，他的具體工作，除一天代筆寫《縱橫談》，其餘時間就是審核和修改同事的譯稿。那時，我們很認真，每天回報館首先看看朱先生改了什麼，從中汲取教益。其後，我們發現，把「review」譯成「檢討」，但到朱先生手後，一定改為「研究」。我們對此修改有點摸不着頭腦。

時間長了，我們與朱先生交談也多了。記得有一次不知是茶敘，還是開會，忘記是哪位翻譯同事那麼大膽向朱先生提出，為什麼把「review」改成「研究」，而不是「檢討」呢？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朱先生的神情，他略一思索，反問我們一句，「你們知道，在文革時期，『檢討』意味什麼嗎？」我們答不上來。他繼續說，「那意思是跪玻璃。」

我們聽後，當時氣氛驟降到冰點，鴉雀無聲，打後誰也沒有人再提這個問題了。朱先生有沒有跪過玻璃，我不敢想像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看過別人跪玻璃，或者這人就是他的親朋好友，以至見到這兩字就勾起他的慘痛回憶。

過了兩三年，朱先生獲派隨國家代表團訪問歐洲四國，寫了不少精彩的報道。回港後，報館召開了一個大會，由朱先生介紹他此行的見聞和體會。他的講話，事隔多年，有些已經淡忘了，但是有幾句話，至今還留在腦海。朱先生說，我們當特派記者在外採訪，孤身一人，消息來源，雜亂紛陳，如何落筆？「首先，我們應該想到的是，我們是中國人、中國記者，那就要站在中國的角度寫文章。這是最重要的。」

諍諍之言，如雷貫耳。朱先生幾經磨難，飽嘗艱辛，但並沒有磨滅他是中國記者的初心，從《落日》到幾十年後歐洲之行的採訪，始終如一，令人肅然起敬。朱先生一九九三年在美國辭世，聽說他葬在三藩市的墓碑是面向太平洋，遙遙望着祖國。



▲早秋的朝天椒。

資料圖片

着蒲扇，在院子裏散步，要麼舉着一碗溫度適宜的玉米粥，呼嚕嚕地喝着，這是這個季節最能和蟲鳴形成共鳴的音響，也是此季的「秋聲賦」。

夜色稍深，屋檐之下，紙窗之內，每一位忙碌的母親的剪影，都是溫暖的。她們，開始為整個家準備換季的衣裝了。

秋影入檐，天心月圓，人心歸家。秋天，適合懷念一個人或一群人。

秋影入檐長

夏衣臨曉薄，秋影入檐長。

過了處暑，很快就出伏了，蟬聲漸少，夜間起來，才發覺開了空調的臥室遠不如開了窗子的客廳要涼爽。秋天的空氣，總給人很乾淨的感覺，似乎夏日的浮躁中，有太多的塵埃在空氣中漂浮，只不過我們肉眼看不到而已。

舊時，每每到了這個時節，田間早熟的辣椒總會被父親撇斷幾枝，用一根繩子掛在屋檐下，紅火喜慶，且是今秋的第一縷火紅，要的就是這個吉祥。頭彩的朝天椒，好比春日裏頭採的明前茶，稀罕着呢。

晝與夜的溫差，在清晨醒來推門赤着的雙臂間表現得尤為明顯。早秋，需要預備一件薄一些的長袖，也是「亂穿衣」的時節，怕冷的人已經開始穿上夾克和西裝，夏天衣裝可以漸漸退出季節舞台了。

橐橐橐，隔壁的阿婆開始用石臼砸碎芝麻。舊時，新炒的芝麻，在石臼之中破碎，散發的香氣，半個村子都能聞得到。這個季節，炒熟的芝麻，最宜做兩種吃食，一是直接搗碎了，趁着熱，與鹽巴一起混合，做成芝麻鹽，

直接夾在剛蒸熟的饅頭中間來吃，香且甜暢。另一是和桂花一起，用糯米粉包成湯圓，外面的湯汁最好是赤豆糊，赤豆糊配這樣的湯圓來吃，讓人大呼過癮。當季的香氣都被包裹其中，吃食當中，往往蘊含着一個季節的吞納術。

設若在皖南，這個季節，各家門前的竹區內，定然曬着火紅的辣椒，金黃的玉米，滾圓的大豆，肥碩的蘿漢豆，還有一些金絲皇菊，顏色悅目，曬秋場上，曬的不只是秋天，還是秋天的那些農作物。遠山近水，打底為曬秋場作背景，在人的「注目禮」中，秋天越發有了自己的韻致。

這個季節最宜看棗樹，鬱鬱纍纍的棗子墜在枝葉間，頗具喜感。再也沒有任何一種景象比懷胎的珠圓玉潤有喜氣了。棗子漸漸在秋風中紅了臉，害了羞，秋風畢竟是太撩人了，連棗子都不放過。

陽光透過樹木的枝枝葉葉投射在院子裏，夏日來的影子是一個磨盤狀的圓，入了秋，影子逐漸被拉長，太陽不那麼較真了，從中天偏

移，樹木的影子在屋頂上也轉移到屋檐下，風吹來，搖動一樹婆娑，在檐下婀娜生姿。

舊時，每到這個季節，祖母喜歡在屋檐下的陽光裏納針線活，給即將出生的孫子孫女做一個棉肚兜，一雙虎頭鞋。初秋的陽光還是有一些熱的，祖母不懼這些，影子映在土坯牆上，她手中的針，還不時在髮間抹一抹，老輩人做針線活常有動作，這樣可以讓針腳更順滑靈活。祖母的每一個動作，都以影子的形式，被一片房檐下的牆記錄，好似影片。祖母常說，初秋的陽光，陽氣足，在這樣的光線裏做孩童衣裝，最納陽氣，孩子穿了不生病。我把這理解為一種愛的囑託或祝福。

入秋以後，草木魚蟲似乎都有一些改變，促織的叫聲越發的清亮，天牛會飛到屋檐下，短暫歇個腳，而後振翅飛開。金黃的馬蜂，忙着收集這個季節殘存的花蜜，而後，躲進小樓成一統，在蜂巢中休整。舊時看武俠小說，看到高手閉關，我總想起秋日的馬蜂，他們，也在漸漸準備閉關了。

月光下，人在院子裏晃動，要麼是小幅搖

如是我見

李丹崖

